

对《实践论》《矛盾论》行文形式和风格的思考

——文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意义

黄光秋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北京 100872)

摘 要:《实践论》《矛盾论》是毛泽东最著名的哲学文章。在内容上,其哲学思想成就巨大,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成熟和系统化。在文风即行文形式和风格上,它们通俗易懂、简明扼要。这两篇文章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中国话语特点。我们应该学习这种行文形式和风格。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需要“通俗易懂、简明扼要”的行文方式和风格,在一定意义上,只有这种文风的大众化,才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让人看不懂的文章,既不具有解释世界,也不具有改造世界的作用。现在,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文章写得晦涩难懂,这不仅仅是所谓的“哲学思维”的问题,还有着其它原因。解决这个文风问题,需要社会和政府支持。

关键词:文风;大众化;简明扼要;通俗易懂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DOI:10.3969/j.issn.1674-8107.2016.03.007

马克思主义哲学文章的文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而这种文风只能是通俗易懂、简明扼要的,即文章要浅显、深刻。浅显不是肤浅,深刻也不是深奥。毛泽东继承马克思主义老祖宗的行文方式和风格,并且结合中国实际、通过革命实践活动形成了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中国话语特点的文风。这种文风承载着中国智慧,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但是,这种优良的文风没有得到良好的坚持和发扬。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文章的文风存在很大问题。这种问题的原因不难寻找,解答的方法需要社会和政府的支持。

一、浅显、深刻不是肤浅、深奥

文章应该写成怎么样子,浅显的还是深奥的?回答是很明确的,文章应该写得浅显。但是,哲学类的文章是不是会有所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类的文章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哲学是概念的抽象运

动,哲学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概括和总结。正如黑格尔说的,哲学是“思想所集中表现的时代”。那么,哲学类的文章是不是就是晦涩难懂?哲学类文章的本性就是如此?回答是否定的。

哲学有自身的性质和特征。马克思认为,哲学是现实的哲学,而现实也需要哲学。他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1](P220)},“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都汇集在哲学思想里”^{[1](P219-220)}。马克思论述了哲学与现实的真正、真实关系。所以,这种哲学就不是“爱好宁静孤寂,追求体系的完满,喜欢冷静的自我审视”^{[1](P219)};这种哲学就不是“从其体系的发展来看,不是通俗易懂的”^{[1](P219)},而是要“把禁欲主义的教士长袍换成报纸里的轻装便服”^{[1](P219)}。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明确说明哲学需要“通俗易懂”,需要从“教士长袍”变成“轻装便服”。哲学和哲学家都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哲学和哲学家应该是为人民的,为实践的。所以,这种哲学

应该是通俗易懂的,而哲学家也应该写出这种通俗易懂的文章。这里有一个哲学思维、思想和哲学语言、文字的区别。哲学类的文章,哲学思维很复杂,哲学思想很精深,但是,当它表达出来,变成哲学语言、写成哲学文字的时候,它就应该清楚明白的、浅显易懂的。

浅显不是就少于深刻,或者说不能表达出深刻的道理。浅显不是肤浅,而深刻也不是就要深奥,深奥的不一定就是深刻的。这里有一个区别:浅显和肤浅,深刻和深奥。肤浅是没有意义的,它没有价值,因为它本身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深奥也是没有意义的,它也没有价值,因为它让人看不出来问题的本质。既然如此,那么文章还是浅显的好,所谓的深入浅出应该是指内容的深刻和表达的浅显吧。所以说,文章应该追求浅显、深刻,既要浅显,又要深刻。所谓的浅显如果失去了深刻,就是肤浅。浅显才能易懂,简明才是扼要。只有这种浅显易懂,才需要简明扼要。当然,也正是这种简明扼要,才能做到浅显易懂,这也是二者的辩证法。浅显、深刻就好比是茶,肤浅是水,深奥就像酒了。茶是清香怡人,醇而弥久的,品茶者就多。酒能一时刺激人的大脑,乱人心性,害人不浅。当然,浅显不是水,水是淡而无味的,品者不多。只听说过品茶,没有听说过品水的。浅显、深刻是茶,深奥是酒,肤浅是水,这里倒是有个酒、茶和水的不同区分。我们要的是茶,而不是酒和水。至于有人讲的“文似看山不喜平”,也并不是说文章就是要写得所谓的深奥,“平”指的是“肤浅”,这种“平”真是没有多少价值的。但是,我们也不能有意追求深奥,却是伤害了文章的“意”,而是要做到“无以辞害意”。有些文章很难看懂,还是应该好看懂的好。可见,文章就是要做到浅显、深刻,即“通俗易懂、简明扼要”。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我们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发挥着意识形态的作用。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大众化,才能发挥出这种指导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巨大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类的文章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读和宣传,所以,同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类的文章也必须做到大众化。这些文章需要一种“通俗易懂、简明扼要”的文风。这种行文形式和风格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它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

学的大众化。

二、毛泽东文章的文风、原因和意义

我们可以看看毛泽东的论述,《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些马克思主义哲学文章可以告诉我们答案。《实践论》、《矛盾论》是毛泽东最著名的哲学文章。《实践论》重点论述实践和认识之间的关系,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丰富和发展;《矛盾论》重点论述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系统阐述对立统一规律,是对马克思主义矛盾思想的发展。它们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成熟和系统化。在内容上,其哲学思想成就是巨大的。在文风即行文形式和风格上,它们却是通俗易懂,简明扼要。

毛泽东讲得很通俗。在《实践论》中,为了论述认识对实践的依赖作用,毛泽东这样写道,“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2](P287)}。毛泽东以此浅显的话语如“吃一吃”以及一个比喻来阐述一个结论即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我们就能非常容易地看明白。又如,在《矛盾论》中讲解“矛盾的普遍性”的时候,毛泽东写道,“为了叙述的便利起见,我在这里先说矛盾的普遍性,再说矛盾的特殊性”^{[2](P304)},一个“先说”,一个“后说”,这四个字太普通了,甚至普通得有点土。这就是毛泽东行文的风格,通俗得很。当然,在这种通俗易懂之中,毛泽东能够做到简明扼要。比如,在论述实践和认识的关系时,他说,“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入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2](P296-297)}。这是他在《实践论》中论述实践和认识之间关系的一段文字,短短70余字,概括了人类认识发展的总过程和总规律。这种论述简明扼要,很是深刻。

这就是毛泽东的“中国功夫”。看到这些文字,我们的感受自然就出来了:“通俗易懂,简明扼要”。当然,我们还可以用一些其他的词语来评价,如,浅显直白,通俗明了,等等。如此行文,这并不是毛泽东的水平低,写不出来深奥的文字。毛泽东的文字、文学功底深厚,称得上是高水平。由于历史的原因,毛泽东从小是学文言文出身的,古文功

底深厚,并且熟读古书,精通历史,浸淫诗词歌赋,是著名的诗人,文章大家。以毛泽东的水平,他想写得深一点是很容易的事情,就是“指”上功夫,可以说“易如反掌”。但是,他还是讲老百姓的大白话。当然,这种大白话是能解决问题的大白话,因为它深刻。从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条理清晰,逻辑缜密,言语很明白,表达也很有力,这种行文方式也能表现他有很高的理论水平和文字功夫。当然,这里所指的理论水平是指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著作所领会的理论精神实质,这里的文字功夫并不是指文字的艳丽和夸张,总之,这里是指他的深度和深刻。深刻是指把握事物的本质,毛泽东是把握住事物本质了,把握事物的本质是能掌握群众的,毛泽东是能掌握群众了。

难道精深的哲学,表达出来就是晦涩难懂的吗?毛泽东给了我们一个答案。哲学类的文章还是应该写得明白、看得清楚,就是“通俗易懂、简明扼要”。文章无非是讲道理,“明理”二字而已。文章不是呆在书斋里的书呆子写出来给自己欣赏和喃喃自语的文章,文章是写给人看的,让人看不懂的文章就不是好文章。这种事情有的人早就做过了。我国唐朝时候,大诗人白居易写诗,他写了以后专门拿给普普通通的老婆婆看看,老婆婆看不懂或难理解的话,他就重新修改,修改到让老婆婆看懂他的诗为止。这是诗,白居易“居然”让它变得浅显而“容易”懂。更何况,哲学是改变世界的,哲学家们写哲学文章的目的,就要让这个“世界”看得懂,然后对世界产生影响。如果哲学“就像一个巫师,煞有介事地念着咒语,谁也不懂得他在念叨什么”^{[1](P219)},世界都不了解这种哲学,那么,这种哲学就不会产生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作用,那么,这种哲学就会被束之高阁,被这个世界所疏远、所遗弃的。所以,我们不能做这样的高深莫测、玄之又玄的哲学家。其实,这种哲学和哲学家早就被马克思所批判,“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P502)},这句话其实也就批评了这些哲学家只是冥思玄想,这些哲学只是显得深奥无比。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脉相承的,他的语言的浅显和通俗也是直接继承马克思、恩格斯这些老祖宗的。我们来看看马克思、恩格斯是怎么说的,又

是怎样做的。马克思多次论述文章的通俗易懂问题。1844年,在致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信中,他说:“趁此机会冒昧地给您寄上一篇我的文章,在文章中可以看到我的法哲学批判的某些成分。这一批判我已经写完,但后来又重新作了加工,以便使它通俗易懂”^{[4](P13)}。又如,“我们力求说得尽量简单和通俗,我们就当读者连最起码的政治经济学概念也没有。我们希望工人能明白我们的解说”^{[3](P712)}。又如,“万事开头难,每门科学都是如此。所以本书第一章,特别是分析商品的部分,是最难理解的。其中对价值实体和价值量的分析,我已经尽可能地做到通俗易懂”^{[5](P7)}。可见,马克思写作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通俗易懂。恩格斯同样地也力求文章通俗易懂。1844年,恩格斯在致马克思的信中这样说:“关于共产主义实际上能否实行的问题,德国人都还很不清楚。为了解决这种小问题,我要写一本小册子,说明在这方面的实际情况,并通俗地叙述当前英国和美国的共产主义实践”^{[4](P20)}。马克思、恩格斯是这样说的,他们也是这样做的,他们写的文章其实也是不难看懂的。

马克思、恩格斯和毛泽东,他们文章的语言风格很相似,这不是巧合,而是有深刻的原因。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是一种实践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纯理论,而是革命家的锐利的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它是要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类的文章必须这样:通俗易懂、简明扼要。只有这样,才能大众化,思想理论才会被广大的人民群众所接受和运用。毛泽东深刻认识到这点。他没有写得很深奥,反而,他还要把很深的东西讲得通俗易懂,当然这更加需要更高的水平,更为费人心血。总之,文章要服从和服务于社会的需要,实践的需要,人民的需要。当然,毛泽东知道哲学类的文章是干什么用的,这也跟他的教育、经历和工作有关。毛泽东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从事革命工作,他带领的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和使命就是解放人类,这种教育、经历和工作也阐述和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文章的本质、特性。所以,他强调:“为了做好我们的工作,各级党委应当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上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6](P323)}。这里,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哲

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应该让老百姓看懂。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无产阶级解放自身的锐利思想武器,也是老百姓解放自己的锐利思想武器。毛泽东学识渊博,精通历史,他深刻地体会到历史上有些人的有些文章只能给少数人看的,多数人是看不懂的,这在一定意义上也导致了历史只是被少数人读的历史。他反对很难看懂的文章。

当然,在行文方式方面,毛泽东既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通俗明了、浅显易懂的特点,又加以运用中华民族的民族语言形式、语言风格,形成了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中国语言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这种形式上的完美也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涵和精神实质的揭示和阐述,这种文风承载着中国智慧,也就是说,这种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就极其具有中国智慧,所以,它扎根于中国的土壤,服务于中国的人民,指导中国人民改造世界。

这种浅显、简明的行文方式和风格是一种优良的文风,这种文风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有利于甚至是决定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大众化,而只有中国化、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指导中国的革命、改革和建设的实践,这个在过去是如此,现在和将来也会是如此。所以,这种文风具有重大的意义。一种指导思想、意识形态,它的大众化是十分重要的。没有大众化,这种指导思想根本不起作用,意识形态作用就难以施行,统治整个国家的成本和代价就会很高。纵观古今,这种成功的例子是有的。中国古代儒家思想能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就和它的深入人心有关,这种深入人心,既有内容方面的原因,也与儒家思想的通俗易懂、简明扼要有关。比如说,儒家的一些思想和它的说法,忠孝节义,仁义礼智信,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些思想和说法就是连偏远乡村的妇孺都知道。过去的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就是让大众看的哲学,这是一种好的文风,一种高的境界。在当时,这种哲学起到了很好的意识形态的作用,即宣传、指导、维护、教化作用。

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贴近生活、群众、实践的,是面向大众,为人民服务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理论到实际,从实践到思想的过程,这里有一个哲学的普及过程,一个学习哲学的需要问题,这就应该需要能看懂的哲学,哲学应该大众

化。所以,我们的文风要求是:简明扼要,通俗易懂。这种行文形式和风格是必要的,意义重大。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文章的文风现状、原因及评说

但是,现在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写的文章却晦涩难懂,让人非常不满意。这是他们的水平差,写不出清楚明白的文章,还是他们有其他的问题?我以为这两种可能都存在:一是他们本身就是不懂,自己都不明白,怎么会讲得清楚?二是他们自己懂,但是他们写得很难让人去懂。这好比拿米煮饭,一种情况是他们本身就不会煮饭,第二种情况是他们会煮饭,但是他们故意不把饭煮熟。不把饭煮熟,人们就不能吃了。如果是第二种情况,那他们就很不应该了。他们是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的,老祖宗是马克思、恩格斯,那为什么老祖宗说的话不听,老祖宗的榜样又不学呢?

笔者在前面分析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这些马克思主义哲学类文章的作者自己本身就不懂,写出来的文章当然就不可能让别人看懂,这时,他们需要的不再是继续写了,而是需要时间去看书,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去亲身体会,去社会中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书斋里的学问”,又不仅仅是书斋里的学问,它不是“学院哲学”、“体系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有字天书,又是无字天书,所谓的无字天书是指它来自社会来自实践,又需要回到社会,回到实践。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仅仅是文字游戏,书斋里的学问,书呆子的学问,那就没有指导实践的作用。毛泽东的文章,能够做到这样子,是和这二篇文章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话语分不开的,和中国实践分不开的,毛泽东的文章的确是中国功夫、实践功夫。

如果是第二种情况,他们自己懂是懂的,就是写出了这种晦涩难懂的文章。笔者认为这不是“哲学思维”的问题,而是思想和其他的利益问题。笔者分析了以下几种问题,这就是导致他们这样做的的原因。

第一,思想认识问题。他们认为哲学思维不同于一般的思维,哲学的语言和表达就不同于一般的语言和表达,哲学的表述就是晦涩深奥的,讲得浅了就不是哲学。或者说,他们认为讲得浅了就是

淡而无味,犹如白开水,就没有水平,就不是高水平的哲学了。比如,他们会说,德国的一些哲学家的思想很深邃,但是文章就是很难懂。我想这是对我们来讲的很难懂,对他们本身的民族来说,情况就不会这样吧。那么,试问: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不好懂吗,诸子百家的思想很高深莫测吗?不会,我们很好懂的。但是,有些外国学者也认为中国哲学很难懂。这里就有一个民族差别的问题和翻译水平的问题。

各个民族之间的思维方式、习惯和传统是不一样的。这就犹如他们用的是刀叉,而我们用的是筷子,他们用他们的刀叉,他们很内行,让他们用我们的筷子,他们也会很吃力的,同样的,我们用自己的筷子时候,太简单了,让我们用他们的刀叉,我们也会很不适应的。我们不能因为看他们的哲学文章不好懂,就说哲学文章本来就是不好懂的。这个问题是客观存在的,我们的民族是难以接受或说接受不了其他民族的语言风格和行文方式的。最起码,大多数的人是这样子的。当然,这里原来涉及到不同民族的思维和文化的差异,有人可能无话来反对。但是,也会有人说,想当年,爱因斯坦写出相对论的时候,全世界只有两个半人看得懂。的确,笔者相信文章和内容有深的和浅的之分,但是,全世界有多少个爱因斯坦?如果这样说,全中国满大街都是爱因斯坦了。因为,我们深奥的文章真是很多。这些深奥的文章都是高水平的吗?这些人都是爱因斯坦级别的人物吗?而且,全世界的人们并没有赞赏爱因斯坦文章的深奥,爱因斯坦的文章却也被人批评写得很深。其实他应该写得浅一点,让世界人民好懂一点。显然,这种文章如果难被人民理解,它能解释和改造世界吗?

第二,学习和模仿的原因。这本身不是哲学思维的原因,而是学而久之、久而学之就成了习惯,也成为一种思想、思维和行为定势。现在,我们一些哲学学者学习、研究西方特别是德国的哲学。的确,有些德国的哲学是比较晦涩难懂的(当然这里有翻译的原因),于是,这种哲学的这种行文方式和表达方式影响了他们。慢慢的,这种方式就成了他们的思想行为方式。德国有些思想大家的文章是写得晦涩难懂的,比如,康德、黑格尔和维特根斯坦等人。他们的思想、观点能否影响到别人,这个暂且不说,不过,他们的思维、风格和行文方式

确实是影响到这些研究学者了。这些研究学者深受晦涩难懂的文章影响,所以他们也写出了这样特点的文章。有时候,这导致的后果是他们自己也看不懂他们自己的言语表达。这种写出来的东西,既不是给别人看的,也不是给自己看的,好像是给神灵看的一样,犹如经文咒语。没有写出德国这些大哲学家的水平的文章,倒是写出他的“风格”来了。我们这些哲学学者去学习德国哲学,进得去,就出不来了,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他们被德国的方式所“绑架”了。

其实,德国其他有些思想大家的语言也是浅显易懂的。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我们就要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的语言和风格。联系现实,能够让人感慨万千。特别可怕的是,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学者也是深陷其中,他们就是要深奥,乐此不疲,认为这是“光荣的道路”,并且认为“光荣的道路是狭窄”的。这是说,西方哲学学者去找康德等人去了,这让我们更多感慨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者也去找康德他们去了,不去找马克思,这令人愤怒和担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学者要走这条狭窄的道路,这真是一个莫名其妙的笑话。这样的话,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功能和价值就会荡然无存。

第三,以这种方式得到了一些好处。现在我们的社会和学术界还是有点以深奥为荣,以浅白为耻,文章有了深奥这种“盔甲”,就可以“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也可以“克敌制胜”了。笔者在这里用穿衣服的比喻来说明。人穿衣服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衣服很普通的,人有内涵;另一种情况是衣服鲜艳,人很一般。写得深奥难懂的文章就犹如一个很一般的人穿着鲜艳的衣服,这种衣服还是有光芒的,有迷惑性、有诱惑力的,这倒会骗到人。这种深奥的文章很容易被认为是水平、有思想、有深度的著作,那么,写这种文章的人就可以名利双收。比如说,写文章投稿,写得深奥,往往好发表。这些文章的思想性、理论性、创新性如何不要考虑,但是,这种深奥却成为了一个标杆。而另外一种情况,人很有内涵,但衣服普通。这种人就不被人重视,反遭到冷落和耻笑。同样,这样的文章也是无人看待和欣赏的。所以,有些人很是愿意和喜欢写出所谓深奥的文章,这可以实现骗人的目的,得到这种那种的好处。

可能有人会认为,是否存在第三种情况,即衣服穿得很鲜艳,但是人又很有内涵?对于这种观点,笔者有所批驳,难道衣服一定要穿鲜艳就是好吗,鲜艳就高于普通,这个等级是谁定的?况且,笔者看来倒是相反,普普通通的等级和级别、境界要高于鲜鲜艳艳。有境界、有层次的人穿的衣服倒都是普普通通的,不是鲜鲜艳艳的。当然,普普通通不是陈旧甚至破破烂烂的。转到文章的文风上面,现在,我们的社会和学术界应该改一改社会风气和学术风气,尤其要提倡一种浅显易懂的文章,就如同要欣赏这样的人,即他很有内涵而穿着很普通的衣服。因为,对文章来说,简简单单、实实在在才是真,这里的简简单单是指浅显,实实在在是指深刻。

显然,这些思想、观点、社会风气和利益问题直接导致了文章的深奥,晦涩难懂,有时,读者读的时候叫苦连天。其实,这种所谓的深奥,根本上是无法、无力使用和适用中国的风格、中国的话语、中国的实际的。这些文章是“反大众化”,老百姓看不懂的。它们可能只被少数人阅读和接受。笔者有时在想,这样的文章在极少数人中转来转去有无必要、意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大众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深入人心?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成为指导思想?可见,这些马克思主义哲学类文

章的作者甚至故意写得晦涩难懂,把浅的写成难懂的,把简单的文字复杂化,这是一种令人非常担忧的现象。这条道路也不是光荣的道路,倒是狭窄的道路。

在这里,我们需要更深入的分析、思考和研究,我们需要更广泛的“大众化”,我们应该坚决反对这样的行文方式和风格,要求一个新的文风,这里需要社会的引导和政府的支持。

四、结语:一种呼吁

名人就是榜样,这种榜样还是应该树立。在行文方式和风格方面,伟大的领袖值得我们学习。毛泽东既是一位革命家,又是哲学家。一代伟人,推翻旧社会,建立新中国,为国家、为民族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并且,他的哲学思想深刻、通俗、完全的“中国化”,也为他的不朽功业立下了汗马功劳。那么,他的哲学文章在行文方式和风格方面是值得我们学习、研究和掌握的。借此读《实践论》和《矛盾论》的机会,笔者也算呼吁一番。这种鼓与呼就是力量对比的变化,这种变化是有好处的,它有益于哲学文章的通俗易懂,简明扼要。通俗易懂、简明扼要,这才是一条光荣的道路,是康庄大道。这种呼吁才是本文的意义所在。

参 考 文 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2]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6] 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下转第58页)

延伸,离开思维的意象就像无舵的航船,飘飘荡荡靠不了岸。所以,割裂二者的观点最终将被人类的

知性需求所颠覆。思维和意象从来都是彼此嵌套的统一体,缺一不可。

参 考 文 献

- [1] 周荣胜.萨特的现象学心理学“意象”理论[D].北京:首都师范大学,2006.
- [2] 休谟.人性论(上册)[M].关文运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 [3] 萨特.想象[M].杜小真 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

Imagery and Thinking in the Horizon of Cognition

BAI Jie

(School of Humanity & Social Sciences, Taiyu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iyuan 030024, China)

Abstract: Hitherto studies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imagery and thinking fall roughly into three groups. One is the concept of “totally separation” represented by Descartes, one is the eclecticism represented by Hume who emphasizes separation of the two categories while admitting that thinking can be reduced to imagery, and the other represented by Meyerson who believes the unific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imagery and thinking. In a perspective comprehensive of philosophy, psychology and cognitive science, thinking and imagery is mutually inclusive, interactive, mutually nurturing and complementary.

Key words: thinking; imagery; rationality; irrationality; image

(责任编辑:韩 曦)

(上接第 52 页)

Speculations on the Textual Forms and Styles of *On Practice and On Contradiction*: the Significance of Writing Style on the Populariz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HUANG Guang-qiu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On Practice and On Contradiction* are two of Mao Zedong's most famous works in philosophy. Their great academic achievements mark a mature philosophical system of Mao's own thoughts. Their popular, easy and brief textual forms and styles highlight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writing styles, mentalities and discourses. They make a model for us. The populariz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needs popular, easy and brief styles. To certain extent, only popularization based on such would be genuinely Marxist, for ambiguous works would never help in explaining the world or reforming the world. The many ambiguous articles on Marxist philosophy form not a problem resulted from so-called "philosophical mentality", but also from other practical consideration. To solve that problem will require much efforts and supports from the society and government.

Key words: writing style; popularization; popular; easy; brief

(责任编辑:韩 曦)